



林贤治散文随笔选

孤独的异邦人

GuDuDeYiBangRen

林贤治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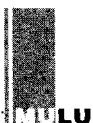
林贤治散文随笔选

孤独的异邦人

GuDuDeYi BangRen

林贤治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写在风暴之后·····	1
父 亲·····	6
哀 歌·····	10
忆 仇 者·····	15
为一个有雨的冬夜而作·····	22
故 乡·····	28
小 屋·····	33
油 灯·····	40
野 笛·····	43
清 明·····	47

梦中的橄榄树·····	52
悼 一 禾·····	58
重印《中国文字狱》序，兼怀王业霖先生·····	64
黄河之外还有一个黄河·····	68
怀念耿庸先生·····	75
纪念何满子先生·····	85
诗人的工作·····	94
娜拉：出走或归来·····	100
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138
“嗜血的红色罗莎”·····	155
沉思与反抗·····	169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	184
自由、祖国、十字架·····	197
对称：在纳粹的阴影下·····	209
在奈保尔与萨义德之间·····	216

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	221
赫塔·米勒：带手绢的作家·····	230
孤独的异邦人·····	240
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	249
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263
中午的黑暗·····	273
后奥斯威辛写作·····	291
《流亡者译丛》序·····	304
《我是农民的儿子》序·····	308
《烙印》序·····	311
《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序·····	316
后 记·····	318

写在风暴之后

——献给父亲

在故乡的一座临流的小山上，多出一抔坟墓。这坟墓，竟然成了您的陌生的新居了，父亲！

月光如水。好冷的月光呵。星群都在窗外灿烂，我独自厮守的是古老的油灯。灯焰微微颤动，吐着黯淡的苍黄的光晕。今夕何夕？我乃沉思过往的哲人对于生命的各种礼赞与感叹，沉思您的一生。

“开到荼蘼花事了”。温柔了整整一个春季，父亲，我却不能日夕侍候于您的旁侧。面对一个社会，背负一个家庭，我不能不持续着我的工作，那始终惹您忧思的文字生涯。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才悄悄拉扯出几天，匆匆归来看您，但也得匆匆离去。人生聚首的时刻何其短暂！记得病后的头两个月，您犹能垂询和叮嘱我以凝注的眼神，此后就漠然无所视，已经认不得我了！虽然直到最后，您也不肯瞑目，而我，又怎能完全读懂其中所蕴含的意思呢？

奈何不能言说。从瘫痪卧床的头一天起，您就不能言说。三年前，当您把手中的一张处方写得七歪八倒，不得不被送上吱嘎吱嘎的手推车的那一天起，就告示着脑血栓已经形成。事后，我凭仅有的一点医学知识，劝您认真调治，您高隆的鼻子于是仰起。您太自信了。在您的眼中，生命仿佛是不可战胜的。作为中医生，您那般忠实于先贤的教条，不相信黄帝《内经》之外还存在着什么严密的科学。尽管越来越健忘，甚至吐属不清，您仍不服药，仍放纵伤人的思虑，仍吃你所嗜好的富于油脂的食物，在一个并非人为的禁区里逞能，结果悲剧提前发生了——

中风！

这是您所不敢逆料的。作为“六淫”之首的“风”，对于您，准确一点说，乃源自那场社会大动乱：“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罡风，是数以亿万计的善良的中国人所未及逆料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旋即动作于泰山之阿。只消一个早晨，就以虚假的“大民主”毁灭了存在于纸面上和现实中的所有法律，接着托言“群众专政”而剥夺了人民群众的全部自由。风邪之盛，致使人们在长达几年、十几年之后犹未能完全清醒过来。

当斗争的哲学一旦成为唯一的哲学，最高的哲学，运动便颠连起伏，没有已时；我们也只好随之颠沛浮沉，命途叵测。以父亲这样在乡间具有港澳关系而且颇为通达的人物，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然要成为最佳人选了。宣传队进驻以后，曾在小小的卫生站内逡巡搜索了几夭，结果发现，壁上的一幅张贴已久的领袖像，面部有些许凭肉眼尚可辨认

的模糊，于是立即宣布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您当然是一名“现行反革命”了。

您以同情心、能力与勤勉，还有相当的冒险精神，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小康的家庭和甚高的人望。现在属于您的，则只有关押、游斗、挂黑牌，领受拳脚的教训等等充满凌辱的日子。如此人生的大差跌，您能忍受么？后来您对我说，这期间，您常常想到自杀。父亲，如果让您知道全国有数以万计的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艺术家，都因为他们的正直善良而惨遭虐杀的事实，您也许会变得稍微豁达一些。但居此僻壤，您知道的并不多。

眩晕。眩晕。眩晕。从此，您经常地诉说眩晕。由于有足够多的问题的困扰，加以服用点菊花、白芍之类可以很快应付过去，于是眩晕，作为高血压病的重要暗示，也就轻轻被忽略过去。

人类的神经，其坚强，可以抵抗十万甲兵；而脆弱时，竟不堪承受一场运动，一次批判，一种折磨……

您在一个名叫“三结合”的监禁地足足蹲了八个月，加上后来“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押的五个月，一共被劫夺了一年多的生命。但自然，都先后被宣布“解放”了。

“解放”是流行于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定的术语。它意味着：政治审查已经暂告结束，可以重新做人了。做起人来以后，不幸的是，人所固有的精神，都在运动期间暗暗地消磨殆尽。对于运动中的“棍子”角色，您本着东方人的“费厄泼赖”精神，主动讨好，形近于谄。长久酝酿而成的一场民族大悲剧，固然不必过多地根究个人的责任，但又何必自卑自贱若此？只是偶尔重翻鲁迅写的关于中国人敬火神的故事，我才不禁动了深深的哀怜：您是害怕再

次被烧呢！其实，我也并不比您勇敢多少，只是不愿与具体的个人相周旋，而寄希望于一种普遍的上头的精神，期待“革命路线”能够宽容些再宽容些。呵，父亲，我们为什么老是等待别人或是上面的“正确对待”？我们到底做错了些什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已经失掉“国家主人翁”的性格了呵？

想往之外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一种探索、开拓、创造的空气，在坍塌和残存的栅栏上面弥漫开来。

1976年以后，经过三年的云雨天气，天空开始逐渐变得明朗。阳光不再是一种抽象，一种假设，您已经能够感觉身上的灼热了。您亲眼看见：您的女儿结束了长达二十年无望的思念，获准到了香港与丈夫团聚；您的儿子也已经获得了一度失去的发表作品的权利，调到省城去做专门的文字工作。如此重大的补偿，自然使您十分满足。本来，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您便常爱发点小牢骚的。一个人，唯其有了满足感，才害怕失去。我几次听见您说：“这日子到底能延续多久呢？”

要完全摆脱“文革”的阴影是不容易的。因此，只身在外的唯一的儿子，才依旧成了您担忧的对象。您每次叮嘱我：无论是日常交往或是在工作中，都千万不要种刺；种刺者得刺，人为何不可以学点世故呢？特别是文字，在您看来，其神秘性无异于传说中的百慕大三角。不必说古来有多少士人惨死于文字狱中，就拿“文革”的事实和自家的遭遇来说，那由文字组成的众多美丽的谜面，其谜底就有多么可怕！可是，我们的道路毕竟宽阔许多了，封建大一统式的禁锢已经打破。今天，难道您不觉得：我们必需，而且可能告

别自身的沉积已久的奴隶根性么？当此人们在各个方面同僵化的保守的体制与势力相决裂的改革的时代，雪崩的声音只能令人振奋。让众多的诗人喜鹊群般赞美崛起的幼芽吧，我仍愿做一只猫头鹰，一只啄木鸟，一万遍诅咒那些拦路的朽木和害人的虫豸们！美和刺，都是人们所需要的。只要人们需要，就值得一个平凡的人竭尽一生的力量去呐喊，去抗争。父亲，直到弥留时刻，您也没有给我留下哪怕是一句遗嘱。如果能说话，您将嘱咐些什么？是不是有必要最后重复一次以往的那些关于明哲保身的哲学，果真如此，那么，我要告诉您：父亲，我不遵从！

您是躺倒了，而时代仍在走路。有多少昨天犹属新鲜的观念，在今天就变得与之完全不相适应了！假如您能思想，我想，终不会责怪我的。

没有殿堂，没有墓碑，只有这么数百行断续的文字。此后，就让我以结实的工作，作为对您的纪念吧。那放在您棺中的诗集，曾是我梦醒时的自语，待清明时节，当我应了鸱鸒的啼唤归来，手中将是另外一些响亮的诗句。那时候，让您所疼爱的膝下的一群，同山杜鹃一起围坐在您的身边，轮番为您朗诵。但愿那些落地的诗句会长出修长的墓草，为您招引阳光，遮蔽可能的风雨……

大风暴是过去了。我们的日子，将会因不停顿的索取而变得加倍宁静，加倍美丽的。

会的。父亲，不要记挂我们！

1985年7月

父 亲

一个大小半尺的原木相框摆放在书桌的上端。十五年了。由于居室靠近阳台，灰尘很大，每隔一段时日都得扯一块棉花擦拭一次；不然，里面的面影和衣衫很快就给弄模糊了。

这是朋友为晚年的父亲拍的一帧侧身照。

父亲身后的院子，那砖墙，小铁桶，孩子种的花草，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如果说院子是一个小小王国，那么父亲就是那里的英明的君王。他以天生的仁爱赢得儿女们的尊敬，以他的勤勉和能力，给王国带来了稳定、丰足与和平。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他对外施行仁义而非“输出革命”，所以，邻居和乡人也会常常前来做客，对父亲的那份敬重，颇有“朝觐”的味道。我最爱看傍晚时分，忙完一天活计，他一个人端坐在大竹椅上那副自满自足的样子。但是，自从院子的土墙换成了砖墙以后，他就迅速衰老了，目光里仿佛也

有了一种呆滞、茫漠的神色。只是照片里的父亲很好。在拍照的瞬刻，父亲因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兴奋呢？我猜想，一定是他喜爱的孙儿一个顽皮的动作逗得他发笑，要不就是拍照的朋友让他做一个笑容的时候，他笑着笑着便真的笑了起来。总之脸部很舒展，很明亮，很灿烂，让人看了会马上想起秋阳照耀下的一株大立菊。

父亲是乡下少有的那种爱体面的人，而他也确乎能够维持相当长一段体面的日子。自从六十年代末，他两次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以后，整个人就变得很委顿了。遭遇了一场政治迫害和人身攻击，他会发现，他在周围一带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年近古稀，再没有可以重建的机会，何况运动的险恶随时伺机而起呢。

那时，父亲被撤销了大队卫生站医生的职务，还曾一度剥夺了他的行医资格。这个打击是沉重的。由于命运的戏弄，过了一段时间，我居然做起了医生，辗转以至终于代替了父亲的位置。这种叫做“子承父业”的情况，应当令父亲感到宽慰的了；但我发觉，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老屋行将倾塌，我通过多方借贷，重新建造了一座青砖大瓦房。建造期间，父亲是兴奋的，忙碌的；他总喜欢包揽或干预一些事情，譬如给人计算砖瓦账之类，但当见到我走近，有时竟会中途突然停下来。我总觉得那神色有点异样，但是形容不出来，也无法猜度那意思。他总该不至于嫉妒起自己的儿子来的罢？大约在这种场合，他觉得他的存在有点多余，或



作者父亲林举荫先生（1909—1985），出身于殷实的农民家庭，自学文化，十六岁起教私塾，后在乡间行医，直至去世。

者自觉已经失去了干预的能力。无论如何，属于他的王国是被摧毁了。在父亲看来，像造屋这样的大事业，是只配他一个人来撑持的。他是唯一的顶梁柱。他应当把巢筑好以后来安顿他的儿女，让儿女在他的卵翼之下获得永远的庇护；而今，事实证明了他不但无力保护，反而成了被安顿的对象了。他不愿意这样。

然而，时光同世事一样无情。这是无法抵御的。

后来我到了省城做事。每次回家，都明显地看到父亲一次比一次衰老。终于有一天，父亲一病不起了。

父亲中风卧病半年，我不能请长假照顾他，只能间断地匆匆回去看望一次。最苦是父亲不能言语，只能呆呆地望着床沿的我；有时，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闪烁的泪花。一天，大家都说父亲不行了，要我请理发师傅给他理发。在乡下，老人临终前，理发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我不愿承认父亲的大限已到，更不愿父亲承受这样的折磨。为了这件事，我足足犹豫了几天。周围的人们都来劝说我，说理发是为父亲好，他到了阴间以后会如何如何。我同意了。

我把村中的理发师傅请了来，亲自将父亲强扶起来，又叫了两个人帮忙抱住他坐好。当剪刀刚刚落到他的头上，他的身子猛地一抖，眼睛在刹那间露出极度惊恐的神色。父亲一切都明白了！我的眼泪忍不住刷地流了下来……

我要一万遍诅咒乡间的恶俗！一万遍诅咒自己的愚蠢和残酷！就在父亲的生命的最後一刻，是我用自己的手，掐断了他也也许一直在苦苦抱持的生之希望，只一掌，就把他推向黑暗的永劫不复的深渊中去了！

每当想起父亲，我都会不时地想起他最后留给我的惊恐的一瞥！所以，相框虽然摆在桌边，也常常有着不愿重睹的

时候。我曾经将照片放大了一张送给姐姐，她不要，说是见到父亲的照片要哭的。我知道姐姐，她比我更深地爱着父亲。

2000年10月10日

哀 歌

堂嫂死了。

听说这噩耗，我并不感到突兀。前一回看她，除了说话，她身上已经没有任何一处可以显示生命的存在的了。可是，她毕竟只活了四十来岁，一年前尚且那么壮健，回想起来，人生真也如同梦魇一般！

她是邻村罗家的女儿。因为家穷，长得很大了，才端着板凳走好几里的路程到我们村子里念书。在小学校里，我比她高班，但当我考进县城中学的时候，她已是我的堂嫂子了。记得她做了新娘子没几天，乍一见面，便说起小学时的一个不成故事的故事。说是阅览室刚刚开放，在众多的同学中间，我这个小管理员独独给她推荐了一本连环画，还特别介绍了里面的一篇美丽的传说。而这些，在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她却说得津津有味，完了，自顾自地嗤嗤地笑。后

来，还听得她向妻说起过，说时依旧笑得那么灿烂。

无忧无虑的笑，在乡间，是只属于少女时代的；做了媳妇以后，就完全陷入网罗般的活计里了。插秧，割稻，种菜，砍柴，拾海，养猪，放牛，做饭，奶孩子和打孩子。她无所不做，且无所不能。然而，终年劳苦又于事何补，日子一直过得相当黯淡。幸好她想得开，用文雅的话来说是“豁达”，一不怨天二不尤人，从来未曾同我那位木实的堂兄打闹过。对伯父伯母，也都十分孝敬。伯母心善，只是爱唠叨，有时拿婆婆架子，骂她是很凶的。实在气不过，她会拎起一个小包袱直奔娘家，寻求精神的庇护；几天过后，就又低垂着眉眼回来了。伯母死时，她哭得很悲，隔了许久，说起伯母死得突然，还曾几次提起袖子抹眼泪。但是对外，她是不甘示弱的。她有一个毛病，多少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其实这也是人们的通病，何况在乡村，生活单调而寂寞，除了这，又有什么能增添哪怕是一点可以称之为“趣味”的呢？事情坏就坏在她总忍不住要传播。乡里人虽然不及文化人那样看重高贵的“人格”，但于为人清白这点倒也讲究，遇到流言，往往要弄到非“对嘴”不可的地步。她本无意作流言家的工具，但为此，却不免要招惹一些无谓的战争，结下一些仇怨。

伯父一家是个典型的信奉神灵的家庭。家长耽迷于看风水，熏陶之下，连我的堂兄弟从小也能看掌相面，老气得可以。伯父去世以后，堂弟甚至变卖了分属于他的一间房子，把替人寻找坟山当成外出谋生的手段，潦倒不堪，这才由堂嫂接回到自己的家中闲养。伯母头脑也很古旧，生前便在屋内设了“神台”，每天点燃香炷，供拜不断。置身在这样的迷信的家庭氛围，只要脑筋稍稍灵活些，堂嫂大可以担演神

巫的角色。在周围一带，巫男巫女的地位，除了乡干部，是无人可以伦比的，然而她不能。诚实注定她一辈子无法翻身。

由于耳濡目染，她究竟熟习许许多多有关生死大事的礼仪。在我父亲卧病的大半年间，幸得她日夜照护；及至去世，还亏她长辈般详明的指点，又亲自处理了丧仪中不少繁杂的事务，使我在极度悲凉和迷乱中，找到了一根支柱，一盏风灯。为此，我从心底里感激她，直到现在。

然而，想不到这么快，她就离人世而去了！

还在一年前，从小妹的一次来信中得知，她突然得了偏瘫症，住院了。大约这年头，人的关系变得特别教人敏感，堂兄很快打听得主任医师是我的同学，便求我写封信回去，希望能对病人有所照顾。我照办了。那结果，据说很应验。堂嫂出院不久，恰逢我回乡探望母亲，见到我说了不知多少感谢的话，使我非常惭愧。其实我所做的，全不费心思和力气，仅在一块小纸片上画几个字而已！

入秋，她再度入院治疗。这一回，病情凶险多了，一进去就看外科。外科用的药物是全盘西化的，堂兄嫂又都是国粹主义者，害怕大量的西药会把身体弄虚弱了，一俟病势稍缓，便要求转到中医科去。可是，几次得到的答复都说：没有床位。没有法子想，堂兄再次央我说情。那时，县里正当举办空前盛大的风筝节，邀集了一大批外国人，港澳企业主，还有省城的一些所谓“名流”一同观光，我遂得以借机作一次逍遥游，趁便看望了堂嫂。

此时，她形貌上的变化，简直使我感到惊恐。最扎眼的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不见了，头发几乎全白，面部浮肿而萎黄，反使繁密的皱纹消减了不少；最可怕的是下肢萎缩，又